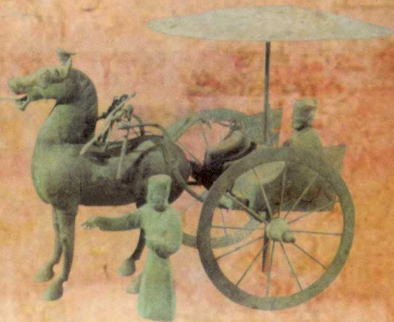


UDIAL
WENXUEMINGZHU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焚书



远方出版社

1105874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焚书

主 编：王玉芬

校正王：陈 主

校丽陆：陈 资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105874

远方出版社 (全) 元 08.408. 份 宝

1102874



善各学文典古國中

焚

花正王：編 主

主 编：王玉芬

责 编：胡丽娟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地 址：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印 刷：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800 千字

印 张：126

标准书号：ISBN 7 - 80595 - 682 - 0/I·267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定 价：604.80 元(全 36 册)

前言

中国古代文典经籍,上起殷周之际,下迄清季近代,其渊源之流长,数量之浩繁,意蕴之深远,文思之博奥,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也堪称璀璨夺目、无与伦比,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那些彪炳史册,传之千载,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名著名篇,更是博大精深,流光远播。

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如何探幽寻径,进而登堂入室,受惠得益,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如若疏于识辨,不加慎择,势必如同河海空泛叶舟,甚至难取皮毛。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便很难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畅意淋漓。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如《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质朴平实,生动鲜活,文辞优美,蔚为壮观;《天工开物》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梦溪笔谈》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

物以及冶金、机械、营造、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

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编委们无不倾尽心力,披沙拣金、精心采撷,然古籍浩瀚如海,难免会有所遗漏,有失偏颇。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06年8月



目 录

李氏焚书卷之一

(25)	书答	(1)
(35)	答周西岩	(1)
(38)	答周若庄	(2)
(44)	与焦弱侯	(3)
(48)	答邓石阳	(4)
(52)	又答石阳太守	(5)
(56)	答李见罗先生	(6)
(60)	答焦漪园	(7)
(66)	复丘若泰	(9)
(72)	复邓石阳	(9)
(88)	复周南士	(13)
(88)	答邓明府	(14)
(98)	答耿中丞	(15)
(104)	又答耿中丞	(17)
(104)	与杨定见	(17)
(111)	复京中友朋	(18)
(115)	又答京友	(20)
(124)	复宋太守	(21)
(144)	答耿中丞论淡	(22)
(144)	答刘宪长	(23)
(145)	答周友山	(24)

李氏焚书卷之二

(2)	书答	(25)
-----	----------	------



与庄纯夫	(25)
复焦弱侯	(26)
又与焦弱侯	(28)
复邓鼎石	(30)
寄答京友	(31)
与曾中野	(31)
与曾继泉	(32)
答刘方伯书	(33)
答庄纯夫书	(34)
与周友山书	(34)
又与周友山书	(35)
与焦漪园	(36)
与刘晋川书	(36)
与友朋书	(36)
答刘晋川书	(37)
别刘肖川书	(38)
答友人书	(38)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39)
复耿侗老书	(40)
与李惟清	(40)
与明因	(41)
与焦弱侯	(42)
与弱侯	(43)
与方伯雨柬	(44)
与杨定见	(44)
与杨凤里	(45)
又与杨凤里	(45)
与梅衡湘	(45)



(77)	复麻城人书	(46)
(97)	与河南吴中丞书	(47)
(97)	答陆思山	(48)
(18)	与周友山	(48)
(52)	与友	(48)
(48)	寄京友书	(49)
(52)	与焦弱侯书	(50)
(68)	复士龙悲二母吟	(51)
(78)	复晋川翁书	(52)
(88)	书晋川翁寿卷后	(53)
(92)	会期小启	(53)
(10)	与友人书	(53)
(92)	复顾冲庵翁书	(55)
(42)	又书使通州诗后	(56)
(42)	复澹然大士	(58)
(22)	为黄安二上人三首	(58)
(82)	复李渐老书	(61)
李氏焚书卷之三		
(8)	杂述	(62)
(92)	卓吾论略	(62)
(100)	论政篇	(65)
(50)	何心隐论	(66)
(101)	夫妇〔论〕	(69)
(101)	鬼神论	(69)
(101)	战国论	(71)
	兵食论	(72)
	杂说	(74)
	童心说	(76)



(77)	心经提纲	(77)
(78)	四勿说	(79)
(81)	虚实说	(79)
(84)	定林庵记	(81)
(84)	高洁说	(82)
(84)	三蠢记	(84)
(87)	三叛记	(85)
(87)	忠义水浒传序	(86)
(87)	子由解老序	(87)
(88)	高同知奖劝序	(88)
(90)	送郑大姚序	(90)
(91)	李中丞奏议序	(91)
(93)	先行录序	(93)
(94)	时文后序	(94)
(94)	张横渠易说序	(94)
(95)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95)
(96)	关王告文	(96)
	李中溪先生告文	(96)
(98)	王龙溪先生告文	(98)
(99)	祭无祀文	(99)
(100)	篁山碑文	(100)
(102)	李生十交文	(102)
(103)	自赞	(103)
(103)	赞刘谐	(103)
(104)	方竹图卷文	(104)
(105)		
(107)		
(107)		



李氏焚书卷之一

主答周岩

书 答

答周西岩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有无也明矣。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纵谦让，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

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



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在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

答周若庄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谓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

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余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常定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



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邪！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与焦弱侯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鵬鹏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网罟之所能牵邪！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予家泉海，海边人谓予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余里者哉！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



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答邓石阳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支离、易简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为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入于支离而不自觉矣。可不慎乎！

昨者复书“真空”十六字，已说得无渗漏矣。今复为注解以请正，何如？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邪！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世间荡荡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笔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



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

又答石阳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非虞廷精一之学也。精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精，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亦其迹耳。独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人，亦千万其面矣。人果有千万者乎？渠惟知其人之无千万也，是以谓之知本也，是以谓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万，而一听其自千自万也，是以谓之至一也，是以谓之大同也。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所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异，因疑其人之有异而遂疑其学之不同，则过矣！渠正充然满腹也，而我以画饼不充疑之；渠正安稳在彼岸也，而我以虚浮无归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未）。故弟亦愿兄之加三思也。

使兄之学真以朱子者为是，而以精一之传为非是，则弟更何说乎？若犹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则兄于此当有不容以己者在。今据我二人论之：兄精切于人伦物理之间，一步不肯放过；我则从容于礼法之外，务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试静听而细观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误矣。

但得一，万事毕，更无有许多物事及虚实高下等见解也。到



此，则诚意为真诚意，致知为真致知，格物为真格物。说诚意亦可，说致知亦可，说格物亦可，何如？何如？

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务共证盟千万古事业，勿徒为泛泛会聚也！

答李见罗先生

昔在京师时，多承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发蒙启蔽，时或未省，而退实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师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来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质单，独力难就，恐遂为门下鄙弃，故往往极意参寻，多方选胜，冀或有以赞我者，而诂意学者之病，又尽与某相类耶！但知为人，不知为己；惟务好名，不肯务实。夫某既如此矣，又复与此人处，是相随而入于陷阱也。

“无名，天地之始”，谁其能念之！以故闭户却扫，怡然独坐。或时饱后，散步凉天，箕踞行游，出从二三年少，听彼俚歌，聆此笑语，谑弄片时，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积木丸子矣。及其饱闷已过，情景适可，则仍旧如前，锁门独坐而读我书也。其踪迹如此，岂诚避人哉！若乐于避人，则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乡游也。公其以我为诚然否？然则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惧，朝闻之真志，聪明盖世，刚健笃生，卓然不为千圣所摇夺者，未可遽以与共学此也。盖必其人至聪至明、至刚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闻，乃能退就实地，不惊不震，安稳而踞坐之耳。区区世名，且视为（俛）浼己也，肯耽之〔乎〕？

向时尚有贱累，今皆发回原籍，独身在耳。太和之游，未便卜期。年老力艰，非大得所不敢出门户。且山水以人为重，未有人而千里寻山水者也。闲适之余，著述颇有，尝自谓当藏名山，



以俟后世子云。今者有公，则不啻玄晏先生也。计即呈览，未便以覆酒瓮，其如无力缮写何！

飘然一身，独往何难。从此东西南北，信无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点名心，终难脱却，然亦不须脱却也。世间人以此谓为学者不少矣。由此观之，求一真好名者，举世亦无，则某之闭户又宜矣。

答焦漪园

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贴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不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予责也。

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褻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尚为人杰，《后汉》尚有可观。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已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而已，断断然不宜使俗士见之。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出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处远，势难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



污辱此书，即为爱我。中间差访甚多，须细细一番乃可。若论著则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爱之书，未易言也。

本欲与上人偕往，面承指教，闻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傲，稍待麦熟，或可买舟来矣。生平慕西湖佳胜，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迹。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邪！或一会兄而往，或不及会，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报曰，“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从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阅藏为事，不复以儒书为意也。〕

前书所云邓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机即是第二机，月泉和尚以婢为夫人也。第一机不是第二机，豁渠和尚以为真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虚极而守静笃〔者〕乎？〔何也？盖惟其知实之为虚，是以虚不极；惟其知动之即静，是以静不笃。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测拟议之（乎）哉！故曰“亿则屡中”，非不屡中也，而亿焉，则其害深矣。夫惟圣人不亿，不亿故不中，不中则几焉。何时聚首合并，共证斯事！

潘雪松闻已行取，《三经解》刻在金华，当必有相遗。遗者多，则分我一二部。我于《南华》已无稿矣，当时特为要删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涂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盖为苏注未惬，故就原本添改数行。《心经提纲》则为友人写《心经》毕，尚余一幅，遂续墨而填之以还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娱，不意遂成木灾也！若《藏书》则真实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当居言路作诤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岂真心以我为可信乎，抑亦从兄口头，便相随顺信我也？若不待取给他人口头便能自着眼睛，索我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卓吾子之为世外人也，则当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鉴之外，可以称具眼矣。